

诉衷情

名人笔下的

父母

任文贵 王茜
北京出版社

王绪芳

张伟

选编



诉衷情

名人笔下的父母

任文贵 王茜 王绪芳 张伟 选编
北京出版社



161452



北京联大

000717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诉衷情:名人笔下的父母/任文贵等编选.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6

ISBN 7-200-03077-5

I. 诉… II. 任…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016 号

· 诉衷情

——名人笔下的父母

SU ZHONG QING

——MING REN BI XIA DE FU MU

任文贵 王茜 王绪芳 张伟 选编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兴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25 印张 300000 字

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ISBN 7-200-03077-5/I · 434

定价:20.00 元

前 言

人生于世，谁无父母？谁没有沐浴过父母的养育之恩？人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到事业有成，哪一步能离开父母的呵护、教诲、影响、扶持？子女的一个个足迹，哪一个不印记着父母的深深情意？子女的一步步成长，哪一步不浸透着父母的殷殷心血？父母养育子女并不仅仅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生命，更主要的还是寄托着后浪推前浪、一代胜一代的厚望。父母对于子女的感情是人世间最真诚、最崇高、最无私、最深厚的感情。每一个子女都应当理解“子女”两字的含义，他之于父母不只说明着一种血缘，一种秩序，更主要的是意味着一种发展，标志着一种角色和角色感。凡是赤子都有一首对父母的颂歌，都有一股涌泉相报之情，都有一种把父爱、母爱转化为奋发上进的力量。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礼赞父母的散文集，将为读者展开父母对子女、子女对父母的至真、至善、至美、至深、至诚的感情世界。

在这一本散文集中，有的篇什如叙家常，质朴自然，娓娓动听；有的作品则如泣如诉，酣畅淋漓，直抒胸臆；有的文笔隽秀；有的不事雕琢……但，不管他们怎么去写，也不管他们面对的父母是寻常百姓，还是名家伟人，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心声，那就是倾诉对父母敬重、感念、热爱的一腔衷情。

中国是礼仪之邦，有深厚的文化积淀，有优良的传统美

德。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固然要学习西方某些先进的东西，同时也要继承和发扬我们的优秀文化遗产，这才能建设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大厦。我们选编这本散文集的初衷之一，就是展示名家的心灵世界，展示他们对父母的敬重、感念之情，以此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贡献微薄力量。

但愿读者能喜欢这本书，并从中受到感染，得到启迪。

任文贵

1996年12月

目 录

1	朱 德	母亲的回忆
6	胡 适	我的母亲
11	郭沫若	芭蕉花
15	邹韬奋	我的母亲
21	郁达夫	书塾与学堂 ——自传之三
26	田 汉	母亲的话（节选）
38	丰子恺	我的母亲
42	老 舍	我的母亲
48	冰 心	寄小读者 ——通讯十 寄小读者 ——通讯十二
58	石评梅	母亲
68	黄药眠	我的母亲
78	巴 金	家庭的环境
87	陈学昭	我的母亲
91	萧 军	我的童年：乳娘
96	靳 以	母亲的安息
110	萧 乾	我是妈的命根子

- 119 徐懋庸 母亲
- 125 季羡林 赋得永久的悔
- 132 孙 犁 母亲的记忆
- 134 杜 埃 她死时还不知儿子仍活着
- 140 陈荒煤 母亲给我留下的遗产
- 147 陈残云 劳苦的善人
- 154 叶君健 母亲
——病中杂记
- 161 碧 野 母亲
- 167 薛 汕 我的母亲
- 174 秦兆阳 忆亡母
- 183 秦 牧 梦里依稀慈母泪
- 190 管 桦 我的母亲
- 197 新风霞 风风雨雨母女情
- 226 鲍 昌 天年
——我的母亲
- 230 丛维熙 母亲的鼾歌
- 238 张 洁 母亲的厨房
- 246 尧山壁 母亲的河
- 252 马瑞芳 等
- 258 王 颖 在没有父亲的日子里
- 266 徐 刚 我的母亲
- 279 韩石山 背后的目光
- 282 肖复兴 母亲
- 313 梁晓声 母亲，我不识字的文字导师
- 319 陆星儿 藏在相册里的命运
- 325 陈建功 妈妈在山岗上

332	史铁生	合欢树
336	和 谷	游子吟
339	毕淑敏	回家去问妈妈
	* * *	
343	鲁 迅	五猖会
347	梁漱溟	我的父亲
349	傅东华	父亲的新年
352	林语堂	父亲
357	茅 盾	父亲的抱负
361	朱自清	背影
364	冰 心	我的父亲
367	鲁 彦	父亲
369	石评梅	恐怙
373	李健吾	家长
377	李广田	悲哀的玩具
381	冯亦代	父亲
389	周而复	父亲
393	王西彦	义父
399	严慰冰	魂归江南
	——悼严朴同志逝世三十周年	
407	汪曾祺	多年父子成兄弟
411	牛 汉	父亲 树林和鸟
413	叶至诚	关于父亲
420	唐达成	父亲的悔恨
425	宗 璞	三松堂断忆
432	郑尔康	玄览堂情思
	——《郑振铎书话》选编后记	

437	韩 蕻 丽	天涯芳草
443	苏 叔 阳	早该说的一些话 ——祭先父
449	杨 闻 宇	父亲与种子
454	阿 城	父亲
460	苏 叶	纸雁儿
464	赵 丽 宏	挥手 ——怀念我的父亲
473	贾 平 凹	祭父
483	王 安 忆	话说父亲
489	韩 小 蕙	回归父母怀抱
494	金 平	难忘父亲那些爱
500	铁 凝	面包祭
508	陈 丹 燕	父亲的烟
	*	* *
511	后 记	

朱 德

朱德（1886—1976）字玉阶。四川仪陇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始人之一。擅诗歌，有《朱德诗选》问世。

母亲的回忆

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我很悲痛。我爱我母亲。特别是她勤劳一生，很多事情是值得我永远回忆的。

我家是佃农。祖籍广东韶关，客籍人，在“湖广填四川”时，迁移四川仪陇县马鞍场。世代为地主耕种，家境是贫苦的。和我们来往的朋友也都是老老实实的贫苦农民。

母亲一共生了十三个儿女。因为家境贫穷，无法全部养活，只留下八个，以后再生下的被迫溺死了。这在母亲心里是多么惨痛悲哀和无可奈何的事啊！母亲把八个孩子一手养大成人。可是她的时间大半被家务和耕种占去了，没法多照顾孩子，只好让孩子们在地里爬着。

母亲是个好劳力，从我能记忆时起，总是天

不亮就起床。全家二十多口人，妇女们轮班煮饭，轮到就煮一年。母亲把饭煮了，还要种田，种菜，喂猪，养蚕，纺棉花。因为她身材高大结实，还能挑水挑粪。

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停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这个时期母亲教给我许多生产知识。

佃农家庭的生活自然是很苦的，可是由于母亲的聪明能干，也勉强过得下去。我们用桐子榨油来点灯，吃的是豌豆饭、菜饭、红薯饭、杂粮饭，把菜子榨出的油放在饭里做调料。这类地主富人家看也不看的饭食，母亲却能做得使一家人吃起来有滋味。赶上丰年才能缝上一些新衣服，衣服也是自己生产出来的。母亲亲手纺出线，请人织成布，染了颜色，我们叫它“家织布”，有铜钱那样厚。一套衣服老大穿过了，老二老三接着穿还穿不烂。

勤劳的家庭是有规律有组织的。我的祖父是一个中国标本式的农民，到八九十岁还非耕田不可，不耕田就会害病，直到临死前不久还在地里劳动。祖母是家庭的组织者，一切生产事务由她管理分派；每年除夕就分派好一年的工作。每天天还没亮，母亲就第一个起身，接着听见祖父起来的声音，接着大家都离开床铺，喂猪的喂猪，砍柴的砍柴，挑水的挑水。母亲在家庭里极能任劳任怨。她性格和蔼，没有打骂过我们，也没有同任何人吵过架。因此，虽然在这样的大家庭里，长幼伯叔妯娌相处都很和睦。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她自己是很节省的。父亲有时吸点旱烟，喝点酒，母亲管束着我

们，不允许我们染上一点。母亲那种勤劳俭朴的习惯，母亲那种宽厚仁慈的态度，至今还在我心中留有深刻的印象。

但是灾难不因为中国农民的和平就不降临到他们身上。庚子年（1900）前后，四川连年旱灾，很多的农民饥饿、破产，不得不成群结队去“吃大户”。我亲眼见到，六七百穿得破破烂烂的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所谓官兵一阵凶杀毒打，血溅四五十里，哭声动天。在这样的年月里，我家也遭受更多的困难，仅仅吃些小菜叶、高粱，通年没吃过白米。特别是甲辰（1904）那一年，地主欺压佃户，要在租种地上加租子，因为办不到，就趁大年除夕，威胁着我家要退佃，逼着我们搬家。在悲惨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哭泣着连夜分散。从此我家被迫分两处住下。人手少了，又遇天灾，庄稼没收成，这是我家最悲惨的一次遭遇。母亲没有灰心，她对穷苦农民的同情和对为富不仁者的反感却更强烈了。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

我不久就离开母亲，因为我读书了。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我念过私塾，光绪二十一年（1905）考了科举，以后又到更远的顺庆和成都去读书。这个时候的学费都是东挪西借来的，总共用了二百多块钱，直到我后来当护国军旅长时才还清。

光绪三十四年（1908）我从成都回来，在仪陇县办高等小学，一年回家两三次去看母亲。那时新旧思想冲突得很厉害，我们抱了科学民主的思想，想在家乡做点事情，守旧的豪绅们便出来反对我们。我决心瞒着慈爱的母亲离开家乡，远走云南，参加新军和同盟会。我到云南后，从家信中知道，我母亲

对我这一举动不但不反对，还给我许多慰勉。

从宣统元年（1909）到现在我再没有回家过一次，只在民国十年（1921）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父亲就在回家途中死了。母亲回家继续劳动，一直到最后。

中国革命继续向前发展，我的思想也继续向前进步。当我发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时，我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了，我和家庭完全隔绝了，母亲就靠那三十亩地独力支持一家人生活。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去年收到侄儿的来信说：“祖母今年已八十有五，精神不如去年之健康，饮食起居亦不如前，甚望见你一面，聊叙别后情景。……”但我献身于民族抗战事业，竟未能报答母亲的希望。

母亲最大的特点是一生不曾脱离过劳动。母亲生我前一分钟还在灶上煮饭。虽到年老，仍然热爱生产。去年另一封外甥的家信中说：“外祖母大人因年老关系，今年不比往年健康，但仍不辍劳作，尤喜纺棉。……”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饱尝艰苦，这使我在三十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过劳累。

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励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

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胡 适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骅，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著名学者。“五四”运动前曾提倡白活文。著作有《胡适文存》、《中国哲学史大纲》、《国语文学史》、《白话文学史》等，诗集有《尝试集》等。

我的母亲

我小时身体弱，不能跟着野蛮的孩子们一块儿玩。我母亲也不准我和他们乱跑乱跳。小时不曾养成活泼游戏的习惯，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是文诌诌地。所以家乡长辈都说我“像个先生样子”，遂叫我做“糜先生”。这个绰号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儿子叫做糜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装出点“先生”样子，更不能跟着顽童们“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门口和一班孩子“掷铜钱”，一位长辈走过，见了我，笑道：“糜先生也掷铜钱吗？”我听了羞愧的面红耳热，觉得太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们鼓励我装先生样子，我也没有嬉戏的

能力和习惯，又因为我确是喜欢看书，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过儿童游戏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监割”，（顶好的田，水旱无忧，收成最好，佃户每约田主来监割，打下谷子，两家平分。）我总是坐在小树下看小说。十一二岁时，我稍活泼一点，居然和一群同学组织了一个戏剧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枪，借得了几副假胡须，就在村口田里做戏。我做的往往是诸葛亮、刘备一类的文角儿；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荣一箭从椅子上射倒下去，这算是我最活泼的玩艺儿了。

我在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学得了读书写字两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但别的方面都没有发展的机会。有一次我们村里“当朋”（八都凡五村，称为“五朋”，每年一村轮着做太子会，名为“当朋”）筹备太子会，有人提议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队里学习吹笙或吹笛。族里长辈反对，说我年纪太小，不能跟着太子会走遍五朋。于是我便失掉了这学习音乐的唯一机会。三十年来，我不曾拿过乐器，也全不懂音乐；究竟我有没有一点学音乐的天资，我至今还不知道。至于学图画，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纸蒙在小说书的石印绘像上，摹画书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见了，挨了一顿大骂，抽屉里的图画都被搜出撕毁了。于是我又失掉了学做画家的机会。

但这九年的生活，除了读书看书之外，究竟给了我一点做人的训练。在这一点上，我的恩师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刚亮时，我母亲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从不知道她醒来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便对我说昨天我做错了什么事，说错了什么话，要我认错，要我用功读书。有时候她对我说父亲的种种好处，她说：“你总要踏上你老子的脚步。我一生只晓得这一个完全的人，你要学他，不要跌他的

股。”（跌股便是丢脸，出丑。）她说到伤心处，往往掉下泪来。到天大明时，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学。学堂门上的锁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学堂门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门。先生家里有人把锁匙从门缝里递出来，我拿了跑回去，开了门，坐下念生书。十天之中，总有八九天我是第一个去开学堂门的。等到先生来了，我背了生书，才回家吃早饭。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她是慈母兼任严父。但她从来不在别人面前骂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错了事，她只对我一望，我看见了她的严厉眼光，便吓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时才教训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静时，关了房门，先责备我，然后行罚，或罚跪，或拧我的肉。无论怎样重罚，总不许我哭出声音来。她教训儿子不是借此出气叫别人听的。

有一个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饭，在门口玩，身上只穿着一件单背心。这时候我母亲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一件小衫出来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说：“穿上吧，凉了。”我随口回答：“娘（凉）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刚说了这一句，一抬头，看见母亲从家里走出，我赶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听见这句轻薄的话了。晚上人静后，她罚我跪下，重重地责罚了一顿。她说：“你没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来说嘴！”她气得坐着发抖，也不许我上床去睡。我跪着哭，用手擦眼泪，不知擦进了什么微菌，后来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医来医去，总医不好。我母亲心里又悔又急，听说眼翳可以用舌头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头舔我的病眼。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母亲二十三岁做了寡妇，又是当家的后母。这种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笔写不出一万分之一二。家中财政本不宽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经营调度。大哥从小便是败子，吸鸦片烟，赌